

大风
原创小说系列

The Chosin Lake

长津湖

王筠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The Chosin Lake

长津湖

王筠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津湖 / 王筠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404-5252-0

I. ①长…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9810号

长津湖

王 筠 著

*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邓映如 谢迪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2011年12月第1版第1次 2012年2月第2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2.5

字数: 458,000 印数: 30,001—40,000

ISBN 978-7-5404-5252-0

定价: 38.0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第一章

1

车到天津，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才真正搞清了自己的去向。他们这个部队不是要去东南方向的沿海打台湾，而是要去东北方向的朝鲜跟美国鬼子作战。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

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

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咣当咣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

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

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咣当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眠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

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营长，营长！”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托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

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看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

“穷叫唤什么穷叫唤？”

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李大个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开吗？格老子，朝鲜！”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我到现在还没有出过国，正好去看看。”

李大个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抗美援朝，打美国佬龟儿子！”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

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连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

大个子机枪班长孙友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的浓厚沂蒙山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俺的娘！这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要发美国财呢！”

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洋捞吗？”

孙友壮嘿嘿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得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

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友壮的话茬。

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

吴铁锤晃了晃脑袋：“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

老王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清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吧嗒”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

营部粮秣员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

“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

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

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

“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

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

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走走。

“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

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

两边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

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她们。

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

2

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

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它敢开吗？就去侦察一下，一会就回来。

吴铁锤带着李大个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哧哧”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

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

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地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

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地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她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进展不是特别快。

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

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他：“俺师医院的。”

“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来了？”

“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又让俺来这边上。”

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认识啊，俺俩一块的，她在那边，俺给你喊啊。”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欧阳云梅，欧阳云梅！”她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她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

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师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

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谁找我？”她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个跟前，她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

“侬找我？”

“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

“侬是谁呀？”

“我，吴铁锤！”

欧阳云梅大笑起来：“吴铁锤呀，我当谁呢！”她说，“黑灯瞎火的，阿拉看不到侬的。”

吴铁锤冲她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懂的话，别阿拉阿拉的，我头晕。”

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来了？”

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来了！”

“我们一个车啊？”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

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

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她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

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师医院孩他娘李桂兰。

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师医院的一帮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他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

远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

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两百吊钱。她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就去哪，到时候就知道了。

他们说话的工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

“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依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晓萍，师文工队的。”

“是吴营长啊，依好。”蓝晓萍依然轻声轻语。

吴铁锤跟她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晓萍，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晓萍，他还让粮秣员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她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

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师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师医院，蓝晓萍正好分在她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里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师文工队都解散了。

蓝晓萍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

“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

欧阳云梅扒着蓝晓萍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晓萍要用拳头打她，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

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她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机炮连曹连长派了孙友壮的机枪班前来帮忙装车，孙友壮在这里也碰着了熟人，就是师医院的李桂兰，他的沂蒙山老乡。两个人都很高兴，说没想到三更半夜的，他们竟在一列闷罐子车上。李桂兰问孙友壮知不知道往哪走，孙友壮说不知道，保着密呢。李桂兰说早知道走得这样急，前几天应该买些煎饼好预备着路上吃。孙友壮说孔老家乡的煎饼不好，没有沂蒙山的煎饼劲道。李桂兰说再不好也是山东的煎饼，离开了山东，怕是就再也吃不着了。

不一会又有一辆机车推着一节客车车厢挂在专列的后尾，这节客车车厢的门口和站台上都布上了哨兵。吴铁锤觉得有问题，客车车厢，显然说明有领导前来，恐怕还会是不小的领导。既然过来了，就索性弄个明白。

吴铁锤说他是营长，是这个列的指挥员。哨兵没有拦他，看着他身背二十响驳壳枪径直登上

车去。

车厢里烟雾弥漫，一伙人正围在一起低头弯腰看着地图。中间有过道，两旁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椅子，车顶上挂着几盏马灯。靠最后头的地方安着一个烧煤的炉子，铁皮烟筒直直地通向车外。

“报告！”

吴铁锤对几个低头弯腰的人打着敬礼。

这几个人抬起头来。吴铁锤看清了，一个是他们团的团政委张之白，一个是师参谋长范书宝，而靠窗口坐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黄天柱，一个是师政委向修远。夜晚很凉，几个人都把土黄色的日本军用大衣披在肩头上。

吴铁锤一见是师领导，灵机一动，又喊了一嗓子：

“报告师长政委，营长吴铁锤前来报到！”

黄天柱说：“你不好好带部队，跑到这里干什么？”

“我来侦察侦察，不是，我来看看领导们有什么指示没有，我们一个车呢，我总得要过来看看。”

“没什么好看，给我管好你的人，看好你的门，别给我跑肚拉稀就好。”

“是，一定带好部队，绝不跑肚拉稀！”

张之白问他：“部队都上车了？”

“都上车了，就等着领导们一声令下开拔了。”

向修远这时候说：“部队情绪怎么样啊？大家有没有什么反映？”

“部队情绪很好，反映嘛，就一条，不知道往哪开、去打谁。”

向修远笑了：“还能打谁？都是反动派嘛，打哪个反动派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吴铁锤说：“对，打倒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

范书宝看着吴铁锤，严肃地说道：“不要瞎想瞎琢磨犯自由主义，部队就是正常的调动训练。”

吴铁锤辩驳道：“谁犯自由主义了？就是随便说说。”

范书宝有点不高兴。黄天柱从木头椅子上站起来，对吴铁锤说：

“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除了顽强的战斗意志战斗精神，眼睛里要有敌情，肚子里要有胆量，脑子里要有办法。你给我说说，你脑子里现在想的什么？”

部队的任务可能会有重大变化，可能会取消原来的攻台计划而去朝鲜，这是这些日子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私下里的一致看法。但是上级没有明确，他们就不能犯自由主义。吴铁锤把大盖帽摘下，挠了挠短短的头发茬子说：

“不瞒师长，我现在想的是从哪里弄一些棉帽棉鞋棉大衣，我小时候听说过，那个地方冷得很。”

他本来是想说“朝鲜那个地方冷得很”，可是一想还是别惹事，范参谋长已经有感觉了，话到嘴边，把朝鲜两个字去掉了。

黄天柱和向修远交换了一下眼色，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吴铁锤的回答是不是正确。虽然说入朝参战这时候对部队还处在保密状态，但是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应当能够从细微之处敏感地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变化，从而把握住主动。吴铁锤做到了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该具备的素质。

黄天柱用满意并且多少带着点欣赏的目光看了一下吴铁锤：

“不用担心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该发的时候自然会发给你。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看好部队，保证思想稳定，保证途中安全，到时候一声令下，你冲得上山头，守得住阵地就算完成任务。”

吴铁锤说这个没问题，他们这个营保证完成任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他给师团领导们敬了礼，回到营部所在的闷罐子。欧阳云逸一直在等着他回来，问他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吴铁锤趴在他的肩膀头上，嘴巴对着他的耳朵，神神秘秘地说了四句话。一是师长政委就在客车上，那是师里的临时指挥部；二是让他们两个猜着了，部队入朝作战已经板上钉钉；三是师医院拴在他们屁股后头呢；四是他看到欧阳云梅了，另外还有个女的。欧阳云逸问谁呀？

“蓝晓萍，依晓得的。”吴铁锤学着上海话的腔调，有些狡黠地笑了笑。

3

太阳挂在东天的时候，他们的闷罐子军列已经开出了很远的距离。

在车轮咣当咣当的撞击声中，孙友壮睡了一小觉，短暂的梦境虽不踏实，但还算完整。他依稀记得睡梦中自己和一个结结实实的女人一块摊煎饼，好像是在沂蒙山的老家，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在抱着柴火烧火摊煎饼，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孙友壮拉着风箱，不停地将一把一把的玉米秸秆塞进炉灶，火光熊熊，灶膛上的鏊子一片红光。女人则把一勺勺的面糊糊倒在火热的鏊子上，手中的木瓜子一推又一转，只听吱啦一声，一张煎饼也就摊好了。她摊一张孙友壮吃一张，摊一张孙友壮吃一张，一边吃还一边朝她看，觉得这个女人很是面熟。女人要他慢慢吃，别像个饿死鬼似的，孙友壮说不行，他要吃得很饱很饱，因为到了台湾就吃不着了。突然一阵很大的咣当声把他吵醒了，似睡非醒的孙友壮感觉自己好像还在拉着风箱。后来他终于搞清楚了，咣当咣当的不是他的风箱，而是车轮的撞击声。可是梦境中这个结结实实的女人是谁呢？孙友壮为此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想啊想的，终于搞明白了，就是昨天夜里碰到的师医院护士李桂兰。

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孙友壮打开了脑袋旁边一方小小的铁皮窗户，让带有凉意的清风吹进燥闷的车厢里。阳光照射着孙友壮心满意足的脸庞，他微闭着双眼，盯着深秋时节的日头看了好长

时间。可是看着看着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火车不是顺着太阳往南，而是背着太阳往北。孙友壮一个激灵坐直了，脑袋碰到车顶都没感觉出痛。

“往哪走，这是？”他大声喊道。

在孙友壮的想象中，列车肯定是在向南方行进，因为他们这个部队担负的是解放台湾的任务，在兖州一带整训完毕，部队肯定还是要回到南方。可是随着太阳的升起，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太对头。

一般来说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具备着一些简单的依照地形地貌判断方位的技能，根据太阳升起的角度，能够判断出东西南北；根据房屋的朝向，能够判断出哪是南哪是北；根据星月的位置以及沟坡、坟头、树木的年轮等等，也能判断出大致的方向。行军打仗，这是一个基本的技能。此时的太阳高挂在东南，而火车却在以相反的方向行进，所以能够很轻易地就看出来他们正在往北而不是向南开拔。

听到惊呼的战士们纷纷挤到窗口边往外眺望。片刻之后，车厢之内一片议论纷纷。有的说往南，有的说往北，少数的人认为是往南，多数的人认为是往北。因此大家都觉得奇怪，台湾在南边呢，怎么不往南开反而往北走呢？

机炮连曹连长也朝窗口看了看，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重又坐回到硬邦邦的地铺上。

欧阳云逸靠在车厢上看书，专心致志，好像没有听到大家的讨论声。吴一六的眼睛半睁半闭，明显的是在打盹装迷糊。陈阿毛擦着他的军号，李大个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而吴铁锤正躺在地铺上睡大觉，连孙友壮的大嗓门也没有影响他呼噜连天。

营部的几个人不表态反而让大家有了底。看来他们是早就知道往北开，所以才一个个沉得住气。车厢里有了片刻安静。车轮依然节奏分明地撞击着，火车在隆隆地行进。多年养成的习惯使孙友壮他们回归到现实，觉得领导不说自有领导上的考虑，那是还不到通知他们的时候。部队就是服从命令，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办，至于开到哪里，那是上级的事情。孙友壮说都别嚷嚷了，往哪开还不是一样？没见营长睡觉吗？

他这一嗓子倒叫吴铁锤停止了呼噜声。他人不起，眼不睁，冲上面喊道：

“谁嚷嚷？我就听到你孙友壮嗓门大！”

孙友壮吐了一下舌头，小心地解释道：“俺没嚷嚷营长，俺是看到这个车朝北开，跟你报告一下，别跑错了。”

“车能跑错？”吴铁锤不动地方，“就怕你一时跟不上趟跑到沂蒙山老家去。”

孙友壮不说话了。他想开到沂蒙山更好，昨夜里梦到刚摊的煎饼，正好拉一车回来。

欧阳云逸放下书本，摘掉眼镜，对孙友壮和大家说：

“往南往北都是上级的安排，都是革命需要。我们老王头有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部队，什么时候都不会跑错地方。”

孙友壮立即响应：“教导员说得在理。不过俺寻思朝北还是比朝南要强。”

欧阳云逸反而不解：“你此话怎么讲呢？”

“你们南方好是好，就是饭不好吃，顿顿大米，吃不饱。朝北好啊，天天馒头大饼。”

欧阳云逸笑了，“你个孙友壮，你吃不惯我们南方米饭，我也吃不惯你们北方馒头。大米也好，馒头也好，能吃饱就行，打仗嘛，没那么多讲究。”

曹连长在地铺上躺好，接着欧阳云逸的话说：“别想那么多了，还是睡觉，一觉醒来就晓得到什么地方了。”

孙友壮也在他的铺位上躺好，但嘴里还是说：“要是来两捆子煎饼就好了。”

吴一六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也冲孙友壮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吃一张煎饼拽掉两颗大牙。”

李大个往他嘴巴上看看：“吴干部你是个金牙，哪个拽得掉嘛。”

一阵哄笑。

孙友壮仍然认真地解释：“粮秣员你不知道，这个煎饼可是个好东西，又劲道，又能放，俺那里出门走远路都带着煎饼，多长时间也坏不了。”

欧阳云逸又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个很小的问题，米饭馒头也好，煎饼大葱也好，地域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就不同，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有的人喜欢吃红烧肉，有的人喜欢吃臭豆腐，各有所爱吧。但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吃得饱，打起仗来就没有问题。

吴铁锤也没有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觉。在吃的问题上，他是很赞成孙友壮的看法，北方的馒头大饼就是比南方的大米饭好吃。他这个大饼可不是孙友壮老家的沂蒙山煎饼，那是他铁锤妈妈手工烙制的发面饼，又宣又软的，吃起来才叫一个香。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虽距鲁南的蒙山沂水并不遥远，但却很少见到煎饼这种东西，而且他也同样吃不惯。虽然不会像吴一六说的那样拽掉牙，但吃起来确实是费劲。不知道朝鲜人吃什么，吴铁锤迷迷糊糊地又想，不知道朝鲜有没有馒头大饼。可是不管怎样那也是个北方，是北方饭就比南方的好吃。他想那可就苦了欧阳教导员了，得隔三差五地给他弄些大米，没有大米，他欧阳云逸刷牙都懒得刷。

吴铁锤又打起了呼噜。睡着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馒头大饼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都是罐头，国民党部队原来就有罐头。后来他想还是睡觉吧，睡他个几天几夜的，到了朝鲜战场，兴许就睡不着了。

吴铁锤欧阳云逸孙友壮他们都想错了，在随之而来的艰苦战斗中，不要说馒头大饼煎饼大米饭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能够果腹的东西都是极度缺乏。在长津湖畔零下三四十度的残酷环境中，他们曾经几天几夜吃不到任何东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与美国海军王牌部队陆战1师鏖战，这是他们在这个闷罐子军列中从未想到的。

师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

欧阳云梅最先发现了火车的行进方向，并以她惯有的风格大呼小叫，吸引了一车厢的人挤到铁皮小窗前。同样也是议论纷纷，不同之处在于她们许久也无法安静下来。车厢里的最高领导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在这个时候还显然不知道背后的隐秘。李桂兰不感兴趣，别人所关注的与她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去南去北的无所谓，她该干啥还干啥。蓝晓萍坐在自己的铺盖上，文文静静地织着一只毛线手套，不时抬头看看大家。郑小莉嗑着瓜子，对议论纷纷的人们不屑一顾，觉得闷罐子里的人都是大惊小怪，所以她独坐一角，不与任何人搭腔。上海来的导演凌子林两手背在身后，在狭小的空间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念叨的什么。

欧阳云梅显得很兴奋，说根据她的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了不起的大事情，因为明摆着的，台湾都不去打了嘛，说明有比打台湾更大的事情。凌子林背着手过来，问她是什么样的大事情，欧阳云梅说她暂时还不知道。凌子林又问陆元寿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因为他好歹也是个领导。陆元寿笑笑，说他真不知道，他要知道了能不告诉大家吗？李桂兰说你们都是瞎操心，该上哪就上哪，都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俺们只管跟着部队走就是了。蓝晓萍看看她，又看看欧阳云梅，微微一笑，仍然心无旁骛地织着她的手套。

蓝晓萍是在曲阜时买的毛线，蓝色的，有如蓝天一样的颜色。欧阳云梅说你这个颜色太重，小女孩子应该穿一点浅颜色的，与你的长相也般配，搞得这么深反而俗气。蓝晓萍笑笑，说她喜欢这样的颜色，蓝，和她的姓一样。

郑小莉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很可笑，觉得这群人真是没见识。尤其是这个“孩他娘”李桂兰，傻乎乎的，好像这事和她没有一点关系似的，简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妇女，要不怎么管她叫“孩他娘”呢？郑小莉因此感到自己再不说点什么是不行了，她们吵吵嚷嚷的没个完，烦死人。

郑小莉丢掉瓜子皮，用手抹了抹嘴巴。房东大娘家的葵花子炒得有些过火，弄得她嘴唇乌黑。她叫大家静一静，别再瞎嚷嚷了，她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呢。欧阳云梅说，乖乖，依稳坐钓鱼台的，依晓得事体呀？郑小莉说她当然晓得。欧阳云梅说依讲来大家听听嘛。郑小莉说那我就讲了啊，这是个秘密，不能讲的。

郑小莉语出惊人。

她说部队是往东北开，开到东北还不是目的，接下来还要往朝鲜开，开到朝鲜也不是目的。开到朝鲜去干什么？她卖了个关子，停下来不说了。

大家面面相觑。欧阳云梅不满地说，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拿我们一把啊？郑小莉很不习惯欧阳云梅大大咧咧的粗话，就不想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可是又怕欧阳云梅说出更难听的粗话

来，所以只好翻了翻白眼。

她告诉大家，开到朝鲜是去打美国人。

车厢内一片哗然。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看看部队反常的动态，似乎又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有人惊奇，有人兴奋，有人默不作声，有人说她瞎猜。一伙人全围着郑小莉。

欧阳云梅拍着手，说真的呀，这个太好了，部队不往南而往北开，就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去朝鲜打美国佬，爽快，过瘾。凌子林问，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台湾怎么办呢？还打不打台湾呢？郑小莉说台湾当然打的，不过要等到打完朝鲜，打完朝鲜再回来打台湾不迟的。陆元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这个美国佬当然该打，可是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怕时间来不及。郑小莉说时间来得及的，因为到了东北还要整补，还要发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李桂兰说你瞎说的吧，闹笑话呢。郑小莉又翻了两下白眼，没搭理她。

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蓝晓萍这时候却忽然问道：“依是怎么晓得这个事情的呢？”

郑小莉看了看她，多少带点教训的口吻说：“这个嘛，就不该你问了。”

车到天津，郑小莉的惊人之语得到了验证。

5

此时此刻的朝鲜半岛已早早落下了第一场冬雪。

在北朝鲜紧靠鸭绿江的灰霾天空上，一队涂着白色星徽的机群正缓慢而又威严地飞行着。8架战斗机伴随着一个圆脑袋大肚皮的大家伙横空列队，巨大的轰鸣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回荡。

这个大家伙是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它是美国远东军司令、日本占领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专机。此时的麦克阿瑟正端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桌前，他身板笔直，神态自若，透过舷窗稳稳扫视着北朝鲜冰封的大地。

座舱内机声轻盈，气氛轻松。虽说里面的光线并不明亮，麦克阿瑟却依然戴着墨镜，时不时咬一下他的玉米茎烟斗，历经风霜的脸庞上是一副矜持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尽管镶着金边的油渍麻花的大檐帽已戴了多年，稍显破旧，他此刻却依然戴着。远东部队的军官和士兵早已熟悉他们这位最高司令长官的风格，墨镜，旧檐帽，大烟斗，是这位五星上将的标志性装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率军横扫太平洋岛屿、占领日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

随机同行的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正襟危坐，表情严峻。他衣襟严谨，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而第10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则与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

谈笑风生。虽然是在飞机上，阿尔蒙德也仍然拄着他那随手不离的手杖，就像是麦克阿瑟时刻端着他的大烟斗一样。

编队飞行的高度并不高，大约只有1000米，机上人员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地面上的景物，公路和小路均历历在目。

从眼下到目力所能极致的远方，大地冰封，白雪皑皑，崇山峻岭，裂谷深峡，满目皆是无边无际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部队运动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麦克阿瑟咬着烟斗，对身旁的沃尔顿·沃克说：

“将军，没有你所担心的任何事情发生。”

身材结实、绰号“斗牛犬”的沃克中将未置可否，但他严肃的脸庞上还是挤出了一丝矜持的笑容，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无踪，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仍然是正襟危坐的沃尔顿·沃克。

对于此次临时动议下的飞行，沃尔顿·沃克心存疑虑。

麦克阿瑟这次飞临第8集团军设在清川江沿岸的指挥部，说是视察部队，了解情况，实际上也带有敦促他下定决心、加速北上的督战味道。自从10月下旬的初冬时节与中共军队第一次交火之后，中国人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又突然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令他们这些高级将领以及华盛顿的决策当局迷惑不已。中国人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参战的规模有多大？是为了象征性地出兵以顾及脸面，还是为了保护边境线上的几个小小的水力发电站？为什么在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

以麦克阿瑟将军的“专业知识”判断，在第一次战斗（中国人称为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他料定中国人绝不敢出兵，因为他会让中共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他称之为“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在前出到韩满边境（中朝边境）之前便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可是当中国人突然出现在第8集团军面前、成功歼灭了大韩民国第1师、第6师的大部并击溃了他沃克的部队后，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开始时还不承认那是中共军队，那只不过是得到了中共秘密支持的北朝鲜最后的残余势力，之后又断然分析，即使中国人出兵，那也完全是象征性的，在规模上不会超过3万人，如若超过3万人，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而且他们很可能打了就跑，因为他们没有胆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冒大规模与美国及其盟军全面战争的风险。

沃尔顿·沃克将军清楚地记得，6月份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很快插手了，不仅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同盟国军队入朝参战，而且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国民党残部的进攻。他也临危受命，奉命指挥第8集团军入朝作战。在当时，北朝鲜人民军正以破竹之势横扫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攻陷了汉城，并将刚刚入朝的少量美国部队打得稀里哗啦。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越岛进攻战役，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实施突然的两栖作战，绕过不易攻占的据点，而从后面夺取日本人的岛屿。现在他决心故伎重演，把全部赌注押在仁川的大规模两栖作战上，以挽救危如累卵的李承晚政权。人们应该记住1950年9月15日这个日子，这一天，麦克阿瑟集中了他所能集中的全部海空军力量

共七万余人，以第10军所属陆战第1师、步兵第7师为主力，在260余艘舰艇、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发射了数万发炮弹，成功地实施了仁川登陆作战，收复汉城，切断了北朝鲜人民军的退路，使得后方空虚的人民军开始崩溃。此时的联合国军不仅势如破竹，而且向北越过了三八线。许多人，包括随军记者们都在询问麦克阿瑟是否担心中国共产党介入。沃克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如果中国人真的进行干预，”麦克阿瑟神态自若地说，“我们的空军将会让鸭绿江史无前例地血流成河。”

不仅是麦克阿瑟，对于这个时候的所有美国人来说，也包括他沃克，都认为最后的成功似乎唾手可得，确实是胜利在望。

美军涌现出了一股浓浓的还乡热，麦克阿瑟同陆军参谋部商谈把第8集团军的一些部队送回美国还是送往欧洲的问题。五角大楼告诉麦克阿瑟，取消原定10月和11月增援朝鲜的计划。仅仅几周之前，他沃尔顿·沃克还急不可待地要求补充弹药，可是他现在又告诉麦克阿瑟，他的弹药已绰绰有余，以后来自美国的弹药船应改道去日本。麦克阿瑟欣然接受，命令装载着105毫米和155毫米炮弹以及航空炸弹的6艘舰船返航夏威夷或美国本土。前线部队则更为乐观，甚至已经讨论起感恩节是在东京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过了。当后勤部门分发战地消费合作社的礼物价格单时，许多士兵都把它们扔掉了，他们打算在东京而不是在战地采办年货。有些部队更是刀枪入库，准备打道回国了。

实际上在对待是否要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不仅是沃尔顿·沃克这些战地指挥官们，远在太平洋对岸的杜鲁门政府也一直是举棋不定。其中关键取决于中国人的态度。在10月份最初的日子里，外交途径传来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声音，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被迫对朝鲜进行干预。随后几天，周恩来更严正表示，美国人一旦入侵北朝鲜，将会遭到中国的抗击，中国绝不会坐视邻国遭受侵略而置之不理。让沃克将军神伤不已的是，共产党中国的态度被政府高层的大部分人当成恫吓而不屑一顾，他们越过了三八线，而中国人也果然出了兵。这一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致使美国在随后的整个朝鲜战争中付出了五万余生命的代价。

改写历史的机会往往只是短短的一瞬。在1950年这个冬季刚刚开始10月25日上午，大韩民国第6师的一个营从温井向西北方向的鸭绿江运动，开始时行动十分顺利，几个小时就推进了十几公里，可是接下来就遭到了火力袭击。韩国士兵懒洋洋地跳下车，他们以为又碰到了北朝鲜的小股部队，只要赶一赶就会将他们赶跑。然而大祸临头了：他们碰上的是大批中国共产党骁勇

善战的官兵。仅仅只是短短的几分钟，这个营的七百多人就被击毙、击伤和俘虏四百余人，当另一个团赶来救援时，也与为数众多的中国部队遭遇，一触即溃，他们丢掉了所有的车辆、装备以及全部3个炮兵连。两天后，韩国军队在该地区又投入了一个团，结果在夜幕降临以后的混战中，该团近4000人的部队仅有八百余人逃了回来。紧接着，整个韩国第二军团被彻底击溃，被迫后撤60公里至清川江。与此同时，西边的美骑第1师、第24步兵师和英联邦第27旅也遭到中国人的大举围攻，伤亡惨重，仅在云山周围的战斗中，美军就损失了600多名军官和士兵，其中第8骑兵团的第3营全军覆没。沃克不得不将第8集团军的所有部队全部撤往清川江一线掘壕固守。

由大韩民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对此有精彩的记述：

历史性的仁川登陆作战成功后，国军（大韩国军队）和联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发起总反攻，一举突破三八线，以破竹之势北进，10月10日攻陷元山，10月19日进入平壤，10月26日占领楚山，11月30日占领惠山，前出到韩国国境，胜利的气势达到了顶点。就在这梦寐以求的国土统一即将成就的时候，祸从天降，遭到了中共军大兵团的进攻，战局发生逆转，我军不得不冒着朔风雪寒，饮恨全面撤退。

尽管如此，麦克阿瑟依然态度乐观。让沃尔顿·沃克等战地指挥官不满的是，麦克阿瑟不仅轻率地否决了前线部队有关中国人大批参战的报告，而且仍然不正视中国人全面干预的可能性，也不认为形势正在失去控制。他的结论在于，直到目前，所有中国人的军事行动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需要，因为从战术的观点来看，目前中国全面干预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而且中共从未有过与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进行实际战争的有效经验。因此，联合国军大可不必惊慌失措，他们需要稳住阵脚，他们前进的方向依然是北方的鸭绿江而不是南边的三八线。

麦克阿瑟是个一旦打定主意就不能随意改变的人，沃尔顿·沃克对此心知肚明。他深知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从东京的联军总部飞抵清川江，其用意显然一目了然。作为战地指挥官，他有权提出建议；但是作为第8集团军司令，他只能听命于麦克阿瑟的指挥。

沃克现在已经初步了解，与第8集团军正面交战的中共军队绝不是麦克阿瑟所嘲弄的“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他们军纪严明，训练有素，骁勇善战，斗志高昂，虽然武器装备的质量十分低劣，没有重武器，但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善于在夜间发起进攻，总是百折不挠地穿越那些无法通过的山区，渗透到联军部队的后方，将联军部队分割包围，然后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在清川江沿岸，麦克阿瑟坐着吉普车，大约用了6个小时视察前线，用他的乐观和笃定鼓舞士气。视察结束后，当他再次登上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时，却突然命令飞机驾驶员向西边的海岸线飞，然后顺着鸭绿江向北飞。这个随心所欲的临时决定使得飞机上除了阿尔蒙德以外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因为这意味着这位联合国军的最高统帅将冒着被击落的风险而去中国的边境上巡游。